

續資治通鑑

冊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政使門下侍郎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欲先遣使召李

宋紀八

起開隆慶九月盡柔北
困敦十一月凡二年有奇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制誥開封李穆

皇帝

開寶七年

遼保寧六年

九月癸亥命潁州團練使曹翰領

兵先赴荆南丙寅復命宣徽南院使曹彬侍衛馬軍都虞候洛陽李漢瓊判四方館事田欽祚同領兵繼之帝已分遣諸將而未有出師之名欲先遣使召李煜入朝擇羣臣可遣者以左拾遺知制誥開封李穆使江南穆至諭旨國主將從之光政使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同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

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泉矣張洎亦勸國主
無入朝國主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國者蓋望全
濟之恩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
然朝廷兵甲精銳物力雄富恐不易當其鋒宜熟計
之無貽後悔使還具言其狀帝以爲所諭要切江南
亦謂穆言不欺是日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
衛步軍都虞候劉遇東上閣門使梁迥等同領兵赴
荆南 冬十月乙亥朔遼主還上京 甲申帝幸迎
春苑登汴堤發戰艦東下丙戌幸東水門發戰櫂東
下 江南國主復遣其弟江國公從鎰水部郎中龔
慎修重幣入貢且買宴帝皆留之不報 曹彬與諸
將入辭帝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
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

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自王全
斌平蜀多殺人帝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丁
酉以吳越王俶爲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置使仍
賜戰馬二百匹遣客省使丁德裕以禁兵步騎千人
爲俶前鋒且監其軍乙亥曹彬等自蘄陽過江破
峽口寨殺守卒八百人生禽二百七十人獲池州牙
校王仁震王宴錢興等三人甲辰以曹彬爲昇州
西南面行營馬步軍戰權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
爲先鋒都指揮使初宋師直趨池州緣江屯戍皆謂
每歲朝廷所遣巡兵皆閉壁自守遣使奉牛酒來犒
師尋覺異於它日池州守將戈彥遂棄城走閏月己
酉曹彬等入池州先是帝遣八作使郝守濬率丁匠
自荆南以大艦載巨竹絙并下朗州所造黃黑龍船

珍傲宋版
於采石磯跨江爲浮梁先試於石牌口旣成命前汝
州防禦使靈邱陸萬友往守之 丁巳曹彬等及江

南兵戰於銅陵敗之獲戰艦二百餘艘生禽八百餘
人 庚申知制誥史館修撰扈蒙上言昔唐文宗每

開延英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舍人執筆螭坳以
紀時政故文宗實錄最爲詳備至後唐明宗亦命端
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歷送史館近朝以
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殿日歷樞密院錄送史館
然所記者不過臣下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
而書緣宰相以漏泄爲虞無因肯說史官以疏遠自
隔何由得聞望自今凡有裁制之事優卹之恩發自
宸衷可書簡策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月輪知
抄錄以備史官撰集詔從之命盧多遜專其職 壬

戊曹彬等至當塗雄遠軍判官婺源魏羽以城降宋
宋師先拔蕪湖又克當塗遂屯采石磯 甲子監修

國史薛居正等上所修五代史百五十卷明日帝謂
宰相曰昨觀新史見梁太祖暴亂醜穢之迹乃至如
此宜其旋被賊虐也 丁卯曹彬等敗江南二萬餘

衆於采石生禽馬步軍副部署楊收兵馬都監孫震
等又獲戰馬三百餘匹初江南無戰馬朝廷每歲賜
百匹至是驅爲先鋒以拒宋師旣獲之驗其印記皆
朝廷所賜者 十一月癸未選泰寧節度使李從善

麾下及江南水軍凡一千三百餘人爲禁旅號曰歸

聖（攷異）宋史云黥李從善部下及江南水軍凡一千三百九十人爲歸化軍今從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 詔移石

牌鎮浮梁於采石磯繫纜三日而成不差尺寸大兵
過之如履平地初爲浮梁國主聞之以語張洎洎對

曰載籍以來無有此事此必不成國主曰吾亦謂此
兒戲耳於是遣鎮海節度使鄭彥華督水軍萬人天
德都虞候杜真領步軍萬人同禦宋師將行國主戒
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 戊子吳越王俶遣

使修貢謝招撫制置之命也并上江南國主所遺書
其略云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明天子一旦易地酬
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 遼沙門昭敏左道惑人遼

主寵之以爲三京諸道僧尼都總管加兼侍中

〔攷異〕遼史

作十二月戊子然十二月無戊子也今作十一月

己丑知漢陽軍李恕敗江南

鄂州水軍三千餘人獲戰艦四十餘艘

甲午曹彬

等敗江南兵於新寨

〔攷異〕長編作新林寨宋史作新寨今從楊氏長編紀事本末

獲戰

艦三十艘鄭彥華杜真與宋師遇真以所部先戰彥

華擁兵不救真衆大敗

遼涿州刺史耶律琮致書

於權知雄州孫全興其略云兩朝初無纖隙若交馳
一介之使顯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長爲鄰國不亦
休哉辛丑全興以琮書來上帝命全興荅書許修好
〔攷異〕遼史應歷七年春正月甲戌朔宋遣使來賀此
時和議未成宋不當遣賀或是遣人議和耳今不取十二月

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公私記籍但稱甲戌
歲益募民爲兵民以財及粟獻者官爵之丁未漢
陽兵馬監押甯光祚敗鄂州水軍於江北岸吳越
王俶率兵圍常州己酉曹彬敗江南軍於白鷺洲
癸亥吳越兵拔利城砦丙寅曹彬等破江南兵

於新林港口庚午北漢攻晉州守臣武守琦敗之

於洪洞辛未吳越王俶敗江南兵於常州北境

八年遼保寧七年春正月丙子權知池州樊若水敗江南

兵四千人於州界壬寅遼望祀木葉山初曹彬

等師未出帝命王明爲黃州刺史密授方略明旣視
事亟修葺城壘訓練士卒至是以明爲池州至岳州
江路巡檢戰棹都部署辛巳明遣兵馬都監武守謙
等渡江敗江南兵於武昌拔樊山寨是日行營左廂
戰棹都監田欽祚敗江南兵於溧水江南都統李雄
謂諸子曰吾必死於國難爾曹勉之父子八人皆沒
於陳 乙酉帝御長春殿謂宰相曰古之爲君者鮮
能無過朕常夙夜畏懼防非窒欲庶幾以德化人之
義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恥豈若不
爲之而使天下無閒言哉爲臣者或不終名節陷於
不義蓋忠信之薄而獲福亦鮮斯可戒矣

（攷異）此本君臣交傲之

語宋史太祖紀刪去前一段但云朕觀爲臣者比多不能終忠
孝薄而無以享厚福邪宰相居正頓首謝則是專責臣下矣太祖之
世未嘗誅戮大臣且其時趙普已罷相薛居正輩皆小心
畏忌無所短長之流帝復何嫌而深責之邪今從長編

庚寅

曹彬等進攻金陵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李漢瓊率所部渡淮南取巨艦實以葭葦順風縱火攻其水寨拔之初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餘萬背城而陳時舟楫未具潘美率所部先濟大兵隨之江南兵大敗江南復出兵將沂流奪采石浮梁美旋擊破之 癸巳命京西轉運使李符益調荆湖軍食赴金陵城下 二月權知潭州朱洞遣兵馬都監石曦敗江南兵於袁州西界 癸丑曹彬等敗江南兵於白鷺洲乙卯拔昇州關城守陴者皆遁入其城內 癸亥北漢遣雁門節度使劉繼文貢方物於遼 甲子知揚州侯陟敗江南兵於宣化鎮 丙寅遼以青牛白馬祭天地丁卯以知制誥王祐權知貢舉知制誥扈蒙左補闕梁周翰祕書丞雷德驤並權同知貢舉權同知貢

舉始此 戊辰帝御講武殿覆試王祐等所奏合格
舉人王式等因語之曰向者登科名級多爲勢家所
取塞孤貧之路今朕躬親臨試以可否進退盡革前
弊矣式等皆頓首謝於是內出詩題試之得進士王
嗣宗以下三十人諸科紀自成等三十四人嗣宗汾
州人也江南進士林松雷說試不中格以其閒道來
歸並賜三傳出身 是月江南知貢舉戶部員外郎
伍喬放進士張確等三十人自保大十年開貢舉訖
於是歲凡十七榜 三月尚食供膳有蠶緣食器旁
帝性寬仁多恕謂左右曰勿令掌膳者知帝嘗讀堯
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網
之密邪蓋有意於措刑也故自二年至今詔所貸死
罪凡四千一百八人 乙亥權知廬州邢琪領兵渡

江至宣州界攻拔義安寨

壬午遼耶律蘇薩

舊作速撒

改今獻党項俘分賜羣臣

庚寅曹彬等敗江南兵於

江中

遼使克卜茂固舒蘇

舊作克骨沙慎思今改

來聘詔閣門

副使郝崇信至境上迓之及至館於都亭驛己亥入

見宴於長春殿賜衣器有差

（致異）遼史作四月遣耶律君矧思使宋契丹國志作三月今從

長編及宋史

壬寅遣中使王繼恩領兵數千人赴江南

夏四月教坊使衛德仁以老乞外官且援同光故

事求領郡帝曰用伶人爲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效

之宰相擬上州司馬帝曰上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

優亦不可輕授此輩但當於樂部遷轉耳乃命爲太

常寺大樂署令

乙巳王明敗江南兵於江州

己

酉遼主祀木葉山辛亥射柳祈雨遼主如頻蹕淀清

暑 癸丑吳越兵圍常州刺史禹萬成拒守大將金

成禮劫萬成以其城降 吳越初發兵丞相沈虎子
諫曰江南國之屏蔽奈何自撤其屏蔽乎不聽遂罷
虎子政事命通儒學士錢塘崔仁冀代之 壬戌幸
都亭驛臨汴觀飛江兵乘刀魚船習水戰 曹彬等
敗江南兵於秦淮北 五月壬申朔以吳越國王錢
俶守太師尚書令益食邑 甲申吳越王俶言江陰
寧遠軍及沿江諸寨皆降 丁酉王明破江南兵於
武昌 辛丑河決濮州郭龍邨 初陳喬張洎爲江
南國主謀請所在堅壁以老宋師宋師入其境國主
弗憂也日於後苑引僧道誦經講易不卹政事軍書
告急皆莫得通師傅城下累月國主猶不知時宿將
皆前死神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勳者暉之子也
年尙少國主委以兵柄繼勳素貴驕初無效死意但

欲國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與衆云北軍彊勁誰能
敵之聞兵敗則喜見顏色曰吾固知其不勝也偏裨
有募敢死士欲夜出營邀戰者繼勳鞭其背而拘之
由是衆情憤怒是月國主自出巡城見宋師列柵城
外旌旗滿野知爲左右所蔽始驚懼乃收繼勳付獄
殺之軍士爭鬪割其肉頃刻都盡繼勳旣誅凡兵機
處分皆自澄心堂宣出實洎等專之也於是遣使召
神衛軍都虞候朱全贇以上江兵入援全贇擁十萬
衆屯湖口諸將請乘江漲速下全贇曰我今前進敵
人必反據我後戰而捷可也不捷糧道且絕奈何乃
以書召南都留守柴克貞使代鎮湖口克貞以病遷
延不行全贇亦不敢進國主累促之全贇不從詔
以嶺表之俗疾不呼醫自皇化攸及始知方藥商人

齋生藥度嶺者勿算

六月辛亥河決頓邱

辛酉

前鳳翔節度使太師兼中書令魏王符彥卿卒輟三日朝官給葬事

甲子彗出柳長四丈晨見東方西

南指凡八十三日乃滅

丁卯曹彬等敗江南兵於

城下

秋七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攷異〕遼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宋史

初江南捷書累至邸吏督李從鎰入賀潘慎修以爲國且亡當待罪何賀也自是羣臣稱慶從鎰卽奉表請罪帝嘉其得禮遣中使慰撫供帳牢餼悉從優給壬午復命李穆送從鎰還國手詔促國主來降且令諸將緩攻以待之

遼黃龍府衛將燕頗殺都監彊

瑚以叛遣敝史

國語解云宮府之佐吏也

耶律曷里必討之

左司

員外郎權知揚州侯陟受賕不法爲部下所訟追赴京師陟素善參知政事盧多遜私遣人求哀時金陵

未拔帝以南土卑濕秋暑軍多疫議令曹彬等退屯廣陵休士馬爲後圖多遜爭不能得會陟新從廣陵來多遜教令上急變言江南事陟時被疾帝令皇城卒掖入見卽大言江南平在旦夕陛下柰何欲罷兵願急取之臣若誤陛下願夷三族帝屏左右召升殿問狀遽寢前議赦陟罪不治八月甲辰復以陟判吏部流內銓 癸亥丁德裕言敗江南軍於潤州城下

九月壬申帝狩近郊逐兔馬蹶墜地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旣而悔之曰吾爲天下主輕事畋獵又何罪馬哉自是遂不復獵 遼耶律曷里必敗燕頗於治河遣其弟安搏追之燕頗走保兀惹城安搏乃還以其餘黨千餘戶城通州 初江南聞有宋師國主以京口要害擢素所親任侍衛都虞候劉澄爲潤州留

後臨行謂曰卿未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別但此行非卿不可澄泣涕辭歸盡輦金玉以往謂人曰此皆前後所賜今當散此以圖勲業國主聞之喜及吳越兵初至營壘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澄不肖國主尋命凌波都虞候盧絳引所部舟師八千來援時澄已通降款徐謂絳曰閒者言都城受圍日久若都城不守守此何爲絳亦知城終陷遂潰圍而出戊寅澄帥將吏開門請降潤州平 李從鎰至江南諭帝旨國主欲出降陳喬張洎以爲城守甚固北軍旦夕當自退國主乃止李穆還帝復命諸將進兵及潤州平外圍愈急始謀遣使入貢求緩兵道士周惟簡常以冠褐侍講周易累官至虞部郎中致仕於是張洎薦惟簡復召爲給事中與修文館學士承旨徐鉉同使京師